

1

程子

橫渠先生子抄釋序

橫渠先生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然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至論仁孝神化政教禮樂蓋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也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嘗粹抄成帙注釋數言畧發大旨以便初學者之觀省謫解之第三年巡按潛江初公恐四方無是本也命刻諸解梁書院以廣布云

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呂柟序

皇清五年三月辛酉

...

...

...

...

...

...

...

張子釋卷之一

後學呂楠抄釋

西銘第一

父坤稱母干茲藐焉了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平所以長其長慈孤弱

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

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

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

屋陋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
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
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
者伯竒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汝
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釋此舜欲並生之心也
孟子立命之意也

東銘第二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已
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大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後誣人
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

不知戒其出汝者引

一作歸

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

智孰甚焉

釋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
人鬼者惟誠于信行耳

正蒙大和第三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
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
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
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
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
其智不足稱也已

釋此理氣合一神
化無二之旨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

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釋性無虛形靜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為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待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釋此可以觀明善而

誠身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惡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用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

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諛而陷於淫矣釋此允執厥中

之學易之注疏也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在生所謂

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

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

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釋此教雖在天地實在我豈可傳不習乎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

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

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

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

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釋觀離明足以知氣虛一體故

君子之學當動與天合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

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

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釋學者氣能入虛則能盡性虛能實氣則能踐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

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釋此學者當革其舊染之汚也不然

則血肉之軀焉能學貫六人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釋心性道天一物也故學盡心則能知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

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釋小人學其糟粕大人學其聖神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

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釋君子致一故能變化無窮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主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釋仁義立萬善成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

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

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

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

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

間其神矣夫

釋化物欲而愛善惡惡者聖人之學也故道天於天地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

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縕二端而

已

釋學者當存仁義仁義存則變化出矣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

動忘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釋志氣本一物

正蒙參兩第四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

儀而象之性也釋學者如著則能圓而神如卦則能方以智著似天卦似地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釋此孔子下學

上達之義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

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

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

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

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

其質太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

水附目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

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

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

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釋此人倫有定位而健順五常無定施是以君子學其天也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

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

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

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址為南日月

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釋君子當自強不息

故貴

天左旋覆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釋橫渠又有日月右轉之說恐異時

言也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疑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

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

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

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

日月朔望其精相感釋人之寤寐語默動靜出處亦然乎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

食矣釋天地人事亦然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在於外人

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

也釋夫感婦君感也臣亦是理乎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

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釋此本天親上本地親下之意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

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送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

揉蓋相無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

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釋交感故久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暄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釋此於風雨雷霆霜雪之說甚明白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

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釋故君子窮神而知天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火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釋此說五行以水火屬天金木屬地

則土甚明白矣

長子

再與刊四百五小

正蒙天道第五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

言哉釋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無一物之不體也釋故至誠能配天仁人能事天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釋性至誠故天與聖

人皆能妙應物之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

已焉釋民外無天天外無民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

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

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釋衆人文王與天一也觀衆人於文王觀

文王於天觀天於已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

萬物而知釋聖人如太虛故不與谷神同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釋天地聖人推虛則通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釋無名言處要在自得難以語人

正蒙神化第六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釋德與道無二氣故曰

陰一陽之謂道分理與氣者支離矣

虛明

一作靜

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克

塞無間也

釋天能日月聖人能聰明其神一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

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釋道家難言緩急形容神化見矣故君子於其言無

所有而已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

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

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

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

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

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知之苟健順動止

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

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

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

化所同語也哉

釋時即象也象即氣也氣即神化也故君子居則觀象動則觀變收德於天地合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

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釋心即鬼神也無人無鬼神已動善惡必露用意掩

之并意亦見慎獨
之語聖學之要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

化釋學至位天德所在無窮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釋大則無所不容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

神也者聖而不可知釋聖神亦有生熟之分乎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

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

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美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

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釋有致知則尚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又

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

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釋成性與天命合何

知神而後能饗帝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

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釋帝與親神所由授也易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已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

物為能過化釋性性者盡已之性也物物者盡物之性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

長子釋
華月友刊

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釋不過處便可觀神化

義以及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
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
無方釋仁義者神化之別名也何體方之有

正蒙動物第七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
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
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釋語默動靜死生存亡亦不得而然乎故學貴存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
散者謂魄釋魂係于天魄係于地故有曰天命無曰地命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
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釋無海則亦不能為冰漚無

漚冰則亦不害為海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
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釋經道其常禮道其變常以變運變以常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
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

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釋日月之升降山川之流峙陰

陽寒暑之往來其為是乎不然則不利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釋至誠如神者觀於此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

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

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釋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夢周

公皆心藏正而諸藏隨之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

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鼓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

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釋風雷言語皆相軋而然也其

有曲折大小則存乎志焉耳故古之以道鳴者雖天地日月皆隨我矣

正蒙誠明第八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釋此誠則明矣然亦自聞見積

未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

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釋性在我天道亦非字在天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

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釋理聖神誠一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

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

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釋此亦西銘之意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

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釋此君子不謂命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

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

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

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釋性命皆

氣為也內外微顯一致其曰性通乎氣之外者性能帥乎氣而變化之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

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釋性無小大氣有昏明故變其氣之昏則性存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

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

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釋故盡性可以立命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

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

大未喪本焉爾釋養性則氣清湛道心為主也拘氣則性斃喪人心為危也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釋心

血性所由生才所由出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及不善及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

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
不順命者也釋性本化也命本順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釋天地之性善而已亦只在氣質之性中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
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

慶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存故舍曰善
而曰成之者性釋此後天而求復先天之道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
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死生

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
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

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
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

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
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

求焉者也釋惟大德為能知性命故程子曰盡性便可至命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

不弘於性釋性通則耳目自靈心竅自開不疾而速風雷不足以喻之矣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

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措之釋時義通乎人已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夫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釋親賢友善則道明

正蒙大心第九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

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釋心盡亦由多見多聞中來但不溺于見聞則知天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釋耳目之外者與天也其內

亦通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釋心自太虛來故與太虛同耳目皆自是通焉耳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

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競乎其卑矣能以天體身則

能體物也不疑釋係自處大小如何大則天小則物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

意之謂與釋成心者因心所欲而遂成之也即人心惟危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

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釋病起自是道進自虛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

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釋只是淫蔽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

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弱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

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

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

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釋釋氏只欲自生不管人故轉

自是不求人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二

後學呂柟抄釋

正蒙中正第十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

爾釋學能換胎移骨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乎釋博文約禮聖

學無餘事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

之地爾

釋成性即成身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釋化能兼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

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釋惟知學難知學自會不息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釋大有中無大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

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釋無所勉者化也

不待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

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

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

德竭兩端之教也

釋但仲尼無四者之盡耳所以與天同運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

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釋誠無事誠之者必有事焉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

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

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釋只是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釋不外乎經經者義之所成也義者文之所具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

知其智也釋是謂不知而作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

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

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

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釋只是仁耳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

之至也釋如此方得道故夫子謂知我其天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釋人能自省過其學便正且勇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釋知德者能自得也

故能隨感而應

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

為而後教之也

釋亦有待求待為者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遂其

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釋謂發初心便易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是要人信得真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

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釋只是有仁心故

正蒙至當第十一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

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釋得道者非以傲福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

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釋無我亦當在先與無我語其

成也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

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

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斯之謂爾

釋大者不器也大德也禮運也小者小人儒也小德也禮器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

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下釋只看

與修若鮮得成與修即天下可孚慊矣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

是者己則非矣釋只當責己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

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釋感人心易通天下之志難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

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

之要莫先焉釋至易簡理得處豈止知幾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

而動以變釋仁能成性便渾然義則有斟酌條理耳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

於義或害釋仁義並行而不悖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

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釋無恩者不自以為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

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則無尤釋治己即樂天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

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釋只是求合于天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消諸物故

大人有所不與釋却悲分析太過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

爾釋人聰明皆天地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

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釋天道維

直養然中間洪纖高下亦自有曲折故聖人能盡其道似之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

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釋大便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

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為道遠

矣釋即一陰陽為道之義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

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不爭之地順莫

甚焉利莫大焉釋容虛非求順利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釋既明屈伸之變思慮自免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釋以明禮為仁道可

知其心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

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釋幾一失必繆義一違必

長一釋

非故常自
凶懼斯免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
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
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釋只難言
便可尋究

正蒙作者第十二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
述於人者也釋七人亦有述而斟酌
益損則在已故曰作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
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
不敢不虔其始釋四凶之誅不
誅堯舜皆是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以道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

人倫然後能精義致小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

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曰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

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

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治王道而必吾見也釋此皆可以明
舜湯武之心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

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

諸是知人能有願有必不能窮其願欲釋君子小人皆有
願欲其所不能窮

者皆
命也

正蒙三十第二三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
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

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

道釋此非自孔子口實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

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釋惟心常在學常進

故能自知非常人之孟浪過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

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畏也久矣釋此雖非孔子口實却是

孔子實事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

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通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

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

聖而下學於困則其夢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

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釋

子困則愈進小人困則退矣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室見聖人之用財也釋亦可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

不為己甚也如是釋此便見聖人不可及當人見此等亂矣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

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釋兩端只是一貫一貫只是變化

故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

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

人能使為邦者喪所守故放遠之

釋自古無弊法有弊人以孔子之聖斯酌三代

禮樂而猶懼鄭聲佞人況其他乎又無鄭聲佞人雖時之禮樂不害為治有鄭聲佞人雖先王禮樂亦無如之何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

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

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

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

是也釋君子須求其實然後方可論世之有道無道而見隱

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

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釋志立於此其後所就大小皆

之因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

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釋德業只是一事

正蒙有德第十四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釋有無不

行並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

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

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

釋此發有子之未發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

主德故王言大釋一德善便不雜不小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釋六有盡乎一身之

學可謂造次必於仁矣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

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釋此不可使知之之意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老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釋

以畜為聚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釋志公而意私

故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釋游在外者也聊以

適其內耳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

天亦仁也故擴而克之不可勝用釋仁義皆有大小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

弊斯得之矣釋自養與其過於厚無寧過於薄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釋不當得者不可致

已當得者不可有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
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
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
為士清濁滲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
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釋王仲淹亦言心跡判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知能者
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釋不慤而能無德之材貽害甚大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
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
謂命呂者律呂聲之變非止之謂也釋律呂聲之變無氣觸之即應

正蒙有司第十五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
得賢才而後舉之釋得賢又有司之綱紀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
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釋張子欲行井田之意雖

於有司不忘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

數而已爾釋禮樂刑政皆在其事內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釋凡事只貴專精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阻皆天下之利

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釋勸阻皆報

正蒙大易第十六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釋易言有者必吉言無者必凶

易語天地陰陽情為至隱曠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

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

為貴釋易曠多為人言諸子則舍人事而閑談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

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釋易有為小人謀小人能變則君子矣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道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

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

之道釋乾坤恐作太極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

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

遠矣釋前知只是至誠在人情物理上求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

言當父母萬物釋亦統天首出之義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釋顏子嘆夫子之前後即是嘆天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

既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釋只是造於高明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

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

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

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善止也

釋只是常存信謹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

特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

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是仁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

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夫之德聖人之性故

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釋君即天耳言天以見其

極也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

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釋此亦八卦之序而錯言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

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後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

利言者也然多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察釋聖人不使避凶豈有此理若至此則凶不可避矣聖人能慎未然耳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釋象又此

正蒙樂器第十七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諫之巧也釋人主孤立于上非相則何以聰明然必得周召者方可不然反害治故正諷皆為相之道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導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

也十三舞焉。釋此亦詩序之義可知其他篇亦有據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稼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釋豈止贊其端而已

采桑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享君親者足矣又思酌
伊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釋此

義可知其王季文王之化其家也

其崇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

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於民哉釋拜從詩傳忍是

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釋此大夫調王之意

乎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釋此說周公之忠聖

亦盡蓋於赤寓上見之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首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

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

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

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

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

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

六釋張序序序序

正蒙王禘第十八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

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

禘其四羊與夏商諸侯夏特一裕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

不曾假甘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

矣釋立之八巧過則義失記中多去口之如廟數亦然

禘於夏商周為春秋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

對互而言之爾釋禘當在四時祭數之外或舉在四時遂并論耳

庶子不祭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之不祭禰以父為

甚者故又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明此條

庶子不祭禰與無後者註不祭禰者父之庶蓋以禰未足

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

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

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

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附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

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

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

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釋此言喪祭皆以宗子為重可

知其生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

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

為文武一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

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

若禘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禘之而特禘之不當禘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釋觀于禘之文則雖庶人亦得祭其祖但廟數不同耳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釋此仁孝之義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釋公宮所合族也

正蒙乾稱第十九

凡可狀比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比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釋性神皆在氣

中只一物耳故養成浩然之氣性命皆得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說久矣果暢貞理乎釋但舉氣則天地人物皆在其中安得言無亦安得反說有若

欲無除是私

有無一內外合同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

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

長子華

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
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

謂性即天道也釋雖他萬物出不過陰陽只聖人順不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

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

物而謂之性釋神道性一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

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釋此便是性命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

已百人下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

猶難語命可以言遇釋言此通極於無氣是無聲臭之意然亦不能離乎氣也命自我立故以

報異言遇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

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

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

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

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

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

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

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

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
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
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真
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

也釋釋氏原不識
誠又安能論明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
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
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
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
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
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
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
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
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
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
弊自古諛淫邪道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
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說佛極盡其病
矣人可以不惑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同矣忠
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解於學有
次序矣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二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三

後學呂柟抄釋

理窟周禮第二十

周禮是周公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
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
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詩云侯詛侯呪靡扁靡究不
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釋詁呪在詩中亦
有之故周禮云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
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則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
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徃徃輕視其死使之則足亦必懼矣

此亦仁術

釋肉刑顯明能懲人為惡

六宮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
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
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異
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必先曰人所恐懼不
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
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為後有文士學之
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
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為事
不得釋以周禮對佛莊而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
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缺故市易之政非
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為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
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皆出而賣之官亦不可失取利
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
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釋漢曹參之齊便以獄市為急市
與農亦相等故為政雖市官亦要

井田之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答一人而定蓋人無
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富借
如大臣有據土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舊

所有其他者量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士基畫分布人授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為計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與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為方十里者百十里為成成出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為方者萬步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為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計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釋曰亦活法不泥但要乘時耳既使為采地其所得亦十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

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段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樂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為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釋此便是上好仁下好義處雖賦斂中有井田法亦均但要用人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

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後者惟老者

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後必不

免也明矣

釋若但世祿不論老疾貧賢而免後殃民甚矣

井田亦無他術始則因命為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

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

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

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為也所以必要封

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今便封建

不肖者復逐之又何害豈又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

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

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釋郡縣選賢而久任亦類封建地畝限分有定數亦類井田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家謂之

廛二十五家為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

之什一使自賦也釋此如後世罰侵官地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

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

征釋此皆定居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

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

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釋亦科其過度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

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所受圭田

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

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釋亦類家制之賦

五十畝官田半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

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賜之田牧田

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

畝為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

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釋同上昔有征

百五十畝田百畝菜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

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菜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菜鄉

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

受二十五畝之田菜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菜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
有法十畝田百畝菜二十畝入知曰大畧夫亦必
三百畝田百畝菜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菜田半見耕之
田通田菜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周制受
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爾釋以
皆以肥瘠厚薄分多寡故有至
三百畝者則井田亦甚均乎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一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
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實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
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曰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
容并授故其稅十一以為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土地猶更給菜田五十
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粟米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菜
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山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
可知釋大抵田
薄則如菜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盜伐食少者此天下之通制
也又遂人上田菜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菜五十畝
比遠郊并受救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菜百畝

以肥瘠倍上菜下菜二百畝必肥瘠倍中菜此二等蓋折
衷之均矣然授上菜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菜者乃多至十
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可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
謂也釋此分田有等且計肥瘠遠近可謂仁至義盡

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皆包羅記得此復忘
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
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知或
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釋大宰兼五
脉絡維必有仁心
周至必能條不紊

理窟詩書第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萬邦言當
學文王者也釋學文王
即是學天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
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釋聖
言因事因入
而立如化工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
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
事君之小心釋以大德而有小心
便純亦不已與天合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
凶之惡然民未被其害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焉

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釋只是特耳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竅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

夢為有理但天神不聞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陂與汚

泥之水皆是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

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

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釋

感必有應如鶴鳴子和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意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

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

占之於民人所以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為人

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

明矣至於事不干礙處則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

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釋人衆處便是上天

耳

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

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

為天下也釋此竅易知此竅難行聖學大要在此矣

詩序必是同時所作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

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
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萬子言更何疑也釋此與程氏之論合然其大義

則有所受矣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釋夏勤生

理憲宗法第三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
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
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
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

傳釋譜系有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
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
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
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
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此為三四十年之計造作一區及
其所有限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
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釋此以宗法存亡設利害甚明白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
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成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
其正流者河身若是徑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徑

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為宗主至
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口為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以承
大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
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
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古所謂
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
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
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
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
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之義相然至一子仕宦承祭又明

釋說重宗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
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祭者祭於長孫之
家是為公祭

釋公祭便是有宗道

禮窟禮樂第四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
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
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
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釋同異只是仁義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

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

庸有此理

釋六變亦大畧言耳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

無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為徵石

灰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釋五聲恐亦關上藏并達五行到律呂調和處便是陰陽適均

故能感天地格鬼神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蟄蟲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

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

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

衰便是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釋聲是氣所為故天人原是一氣一心一聲故有此感彼

鄭衛之音自古以為邪淫之樂何也蓋衛之地濱大河沙

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上苦費耕耨物亦能

生故其人偷脫怠

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

故聞其樂使人如此

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十口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

夷則皆据高山谿谷以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

也

釋地氣帶得天性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

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

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
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
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止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
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
不曾識磨礪釋禮行則性自存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
速無如禮釋不止禮也道在其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
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後容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釋洪放而又密察便是道

理養氣質第五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在天下之大居者乎
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
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
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
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
者必形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
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
几杖為銘皆以慎戒之釋洪大敬謹固是訓氣亦是養性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

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
為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
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
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
成性釋既成性其氣皆變矣氣變後便與天通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
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
心及用得孰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
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
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
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後
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釋存心熟只是仁熟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為奔迫反動其心何
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
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為貴釋學

之難易只在欲之多少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
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
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
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

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尔可取者
不害為忠臣孝子釋此只是虛

如是心不能存得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

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

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

從何而生釋只是定耳譬之地甚明白

後生可畏有意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不如絕利一

源釋論科舉優於聖子但人鮮不為其所奪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

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

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

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

如此只欲不息釋息便是人欲故曰人心惟危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大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

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

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

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

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
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不為燕安
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

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
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
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
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後容
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
皆變化氣質之道也釋人知謙
虛方有進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
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
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
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
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釋心存則自能
開悟能開悟則

自能
博大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
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
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
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
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
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

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全身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文相養之道夫屈者所
以求伸也動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
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
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釋
是定後便
能有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虚心又須得禮內外
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
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

校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篤實轉誠轉
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
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
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
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為人君猶起於側微

釋精微只在廣大中故
好問好察巨細一道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
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
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
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為信人為善人其學亦全

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釋仲尼只是好古敏求過人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棋

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釋矯在偏處用可不然則過實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釋到樂處則真知矣除是孔顏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功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時中則要博學素備釋易簡只是無私曲心博學便知太過不及非謂泛觀也

理窟義理第六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

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釋此未能立而言權解不此矣之意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

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

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為接無以為功業須亦入

息

釋只是隨時動靜如天之春夏秋冬然不道冬全無生意亦自藏在裏面

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與耶然而學者不

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釋此子厚以孔孟自處之實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同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

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不必知也釋程子又曰兩相觀為善功夫多

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釋此只是不肯直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釋無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虚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

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釋虚心見理便真無窒故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

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釋大立大達只是義與仁



原件短缺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
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釋因聞見有

非道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死此則常在釋此道

即已身亦常在

釋氏之言學以心後物使物不後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

後心虛室生白釋虛生白只是誠則明矣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

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

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釋張子自任類孟子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

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

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

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矣釋須有疑後方明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

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丘明

別有作傳者也釋言亦有為而發不可道老子是二人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

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

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

之間釋讀經後
看史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

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釋覺思
後始自

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

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

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

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釋言為大人之學
不當如小兒識見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亦不從博大中來皆

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

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

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

易雖掩卷守吾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

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

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

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監釋明博
大

是會本

窮源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守

段安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卸去其繁

使詞簡而意備釋只是極高明便見

經籍和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

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釋

是切實次序若記得止為說得不為行得便不是

其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

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

靜須以制其亂釋觀書亦制心亂之一方大抵古人行多是治心病的方子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

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為為人對人耻有所

不知意只在相勝鑿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

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

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

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

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

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

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

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釋道自開關便有人能言只至

仲尼宏精耳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釋六經如飲食衣服人當於中盡所以耕耘織紉之方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三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四

後學呂柟抄釋

理窟學太原第七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集義者克己也釋此亦內外交養之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

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只生是

也更無別理釋必心常存省後理自然精既常存省何不知之有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

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

不傷手也釋業後德出

為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

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富貴之得不

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釋與俗人同者只是

未居廣居戲譁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譁不已不佳害事志亦

為氣所流不戲譁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譁之事雖不為

無傷釋只不害便是和而不流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

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

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郊子既知

則遂行而更不須講釋仲尼亦只是明得快耳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

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釋只此四勿甚易甚

難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後十四歲時

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

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釋至此則橫渠之學亦思欲化乎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

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釋此便是慎獨工夫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

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

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

屈下病根常在釋教子弟者當誨之於豫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釋此即孟子所引陽

虎之言人可以下憂道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

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已則為能

變化却習俗之氣惟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

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

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

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釋此便是能內自訟何氣質不可化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

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

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釋此為中人以下發然亦

警在上者也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以其且求必復田制

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

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已謀眾

如家則民自信釋治體便是如此謀為故周禮一書皆周公仁智之心

孔子謂崇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

隨晒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

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其只是

太直無慝已甚人有不善即面舉之釋只如此便是成己成物大直即誠也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

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釋人之道義與天地同大故費尊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

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釋纔自強處便是自退

其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

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

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釋凡言能體認不貴多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

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釋過峭峻處方是登山始可小天下

也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二年之艾今之於學加

工數年自是亨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

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長弘剡
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
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釋只肯問便是入聖人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
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来只以多思為害今且寧
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
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釋多思者雜思也便是心不存學不進

心靜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盖用心未熟客
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

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得其大者存
之熟後小者可畧釋存其大者是寧心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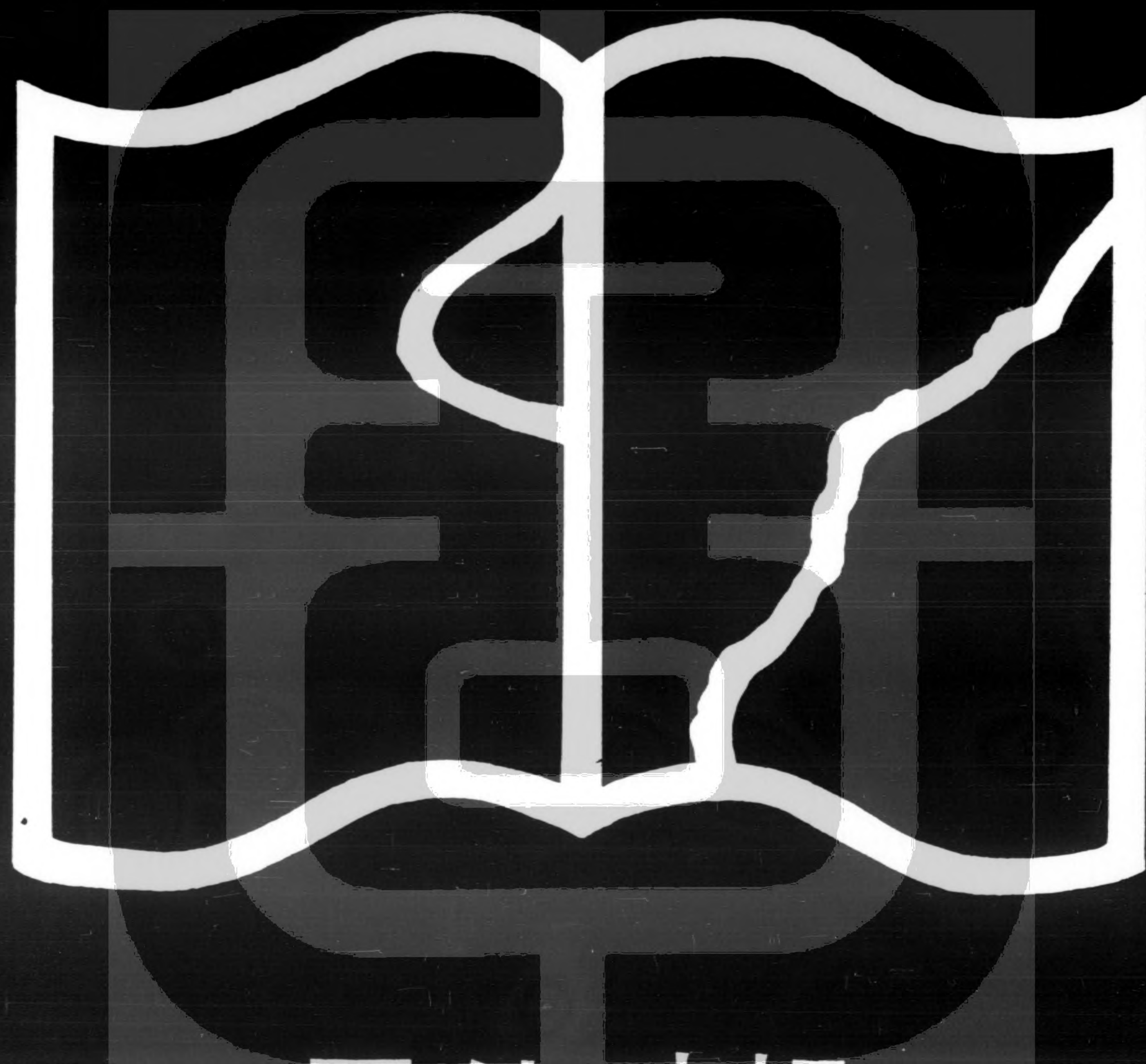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釋善聽雖聞惡言亦有益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
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釋小大只爭生熟靜而能慮恐

亦不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洽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為
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
决矣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
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
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
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柰
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
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
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是而正以誠而明者既
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
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
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為其身



原件破损

是義只是允精雖曰義然有意必固我便繫礙

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

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

釋到不犯手便是義精且熟也

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

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又

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

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

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已

釋病處看破就除去

疾一
好人

大抵人能弘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則安能為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為義精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弘釋惟道無盡愈近愈遠愈求愈夫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釋志小氣輕相成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防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後由此便有親踈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貫通後只一理

理窟自道第八

其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

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
說得皆未足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
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
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
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
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
謂逐事要思譬言之昏者觀一物必時目於一不如明者舉
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
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
者有之

釋曲盡苦學之功可謂思則
得之行有餘力真非自無也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

一獻之禮取特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

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釋此禮亦可謂酌中但
元日行三獻禮用特牲

餘四祭後
俗節亦可

某向時謾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

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以聖人之言

為學閉書未用閱閱閉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釋知而好
好而且樂

矣其
勇乎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覺

不安其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釋要
釋要不寐安靜只有除去一箇利名心又思亦不論繁簡只論邪正若將正思換了邪思便安靜雖不寐亦好故曰終夜不寐以思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

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患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釋此解拜字與詩注異又曰拜聖真近於煩黷者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亦自驚惕故曰見堯於牆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决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為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

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釋日月明知不能救而且救况於民乎宜此乎不已也

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

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釋忌有憂意不可及諸位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

服也齋則深衣祭則細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使用釋公服三燕服止一故能常敬且慎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他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

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

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
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
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
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釋子厚發此可謂真知的見者矣
當其趣信非揚韓諸儒所能道也

其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
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

笑不養車馬食蠶衣惡居貧賤自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
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

不血惟義所在所謂天壽不貳者也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
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釋義在處法亦在然亦有

法不在處義在大抵義能無法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

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布帶麻衣麻履為母素冠布

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

冠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一不肉

釋物盡其情矣不但文

禮窟祭祀第九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
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
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
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者而其廟
設三世凡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
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
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
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踈遠近則禮自
有煩簡或日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
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牘中至祭時則
取而祫之其位則自知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
使伯祖設於他所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
亦須祭及三代大夫有大事省其若干祫及其高祖釋此

言適士一廟而設三世凡筵可知庶人大夫矣與程氏禮合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祭
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腍骨升
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

重事釋古事死即合生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鬼神之道

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
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釋古人事
鬼即事人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
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
節服氏言郊祀而送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
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
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
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
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
故而送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
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具不
敖胡考之休具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釋

未必盡然故
不能久行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盖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
當易檐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
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
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
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
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釋禮有隆殺
世無遠近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

常居以為祭祀吉凶冠昏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

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釋存廳事以為先人猶在堂上乎可教孝思矣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

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

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虫為八昆蟲是

為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釋此解八蜡却是仁義

禮記月令統第十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

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

苟有愛民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

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

能為政於天下釋月令便是義蘖而取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

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

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盖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

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釋此因論統屬而及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

而不能養封建并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

未可遽行之釋此有時義乎

禮記卷之四十一 禮運第十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祫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年於死生之心皆順且安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

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謂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無設為重焉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

苴釋重主苴一也道也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釋此葬法至要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

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

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釋地氣如此求亦是然即地氣亦有時變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

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

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有恩而

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

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

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釋此孔子言子路喪姊之義然恩亦

須無論聖人不制師之服而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

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

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

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

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釋程子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則師豈可無服

禮稱母為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為母期母如何

却服斬此為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

此豈可服斬釋母為子斬只是因情感以立文

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又兩月為禫共二十七日禮鑽

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

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日也釋古二十五月

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日也釋古二十五月

月今二十七月
二年加一時

大功已下筭閏月期已上以暮斷不筭閏月三年之喪禫

祥閏月亦筭之釋輕服
筭閏月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

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

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

服釋此議與
程子同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總亦當心喪難以求仕釋

為所生母立三年
喪於人子獨無悵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埋焚之禮至

於衰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

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為死者

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

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為敬喪服不邊坐專席

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

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

不為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

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貳事之

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

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為嫌留之家人情不悅

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釋喪服亦與杖同歲散皆可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

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

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

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經練之功衰耳

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

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

者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

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

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

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

當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

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

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

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釋喪漸遠則漸變大抵一三年之喪

比終五服皆易編也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

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

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

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三年始獲二人

同矣。釋服。變衰不變。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釋只是布稍細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四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五

後學呂柟抄釋

語錄第一

上智下愚不移克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

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釋此不移雖是天生亦人自不肯移耳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

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

必以子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愚之。釋此係真知實見非耳聞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美學亦同否。釋惟學同則德同除好問再無學問

矣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釋只肯學不厭便是生知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釋只時便與天地合德故云天有四時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為仁之大端也釋舜生而後辛苦中過故蚤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釋孟子心故明性以

賢人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釋人止可盡其在我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釋賢者遇不遇又關世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釋窮久自明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

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釋知已知天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

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
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

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釋此便是易簡之道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為免死之仕亦可

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

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釋禍豈可預避只可省已

訂頑之作只為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

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釋觀張子志只是喻人於

道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

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釋只要人實見得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

守見人說有已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已則說有

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

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

則有情實遂其罪也釋質疑謂身執言語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為知包着心性識

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

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

長一釋 卷之五 三 艾安四百十

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

處釋真和便能力行也

其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申於其間只

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

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釋到約處便近易簡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

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詳良知太虛何

物不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

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也

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

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

若謂武王為作則作則已足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

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

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足言述而不作也釋

作者孔子蓋言已所述者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

學所以為人釋此不可遠人為道之意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

明不得見聖人之奧釋變化氣質便是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釋徧淺處是舊見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

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

一作

自粹美得之最近

粹美便是變化氣質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

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

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窮到知夢而醒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如看志如何匹夫不可

奪志也惟愚學者不能堅勇

釋志定則氣不衰則氣不衰

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曰暮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

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

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為三節積累功夫更有

勤學則於時又以為限

釋只是要口強不息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

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

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

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

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

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釋雖陰陽生人只添入五行便不能齊故星筭皆幸而中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

易言也釋至性命處即誠無息矣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

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程

語○釋字本有淺深用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

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釋鄉原不顧自

已所至只是要彌縫外邊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

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

之此是心解也釋言當自立說亦恐未安但心解後其言自別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已聖

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

大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釋此正欲如柱

預所言優柔厭飲之意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為我淫辭

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

近齟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釋四言似是而非故害道尤甚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

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不中節則為惡釋孟子數言情善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

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

者先須立本釋釋氏舍人事而

陰陽者天之氣也謂亦可剛柔緩速人之氣也謂亦可生成覆

幬天之道也謂亦可仁義禮智人之道也謂亦可損益盈虛天

之理也謂亦可壽夭貧賤人之理也謂亦可天授於人則為命

謂亦可人受於天則為性謂亦可形得之備盡然氣得之偏不

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

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釋其究只一心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

愈遠釋平易只是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已言所

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

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

心誠題盡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寔也萬物取足於太虛

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寔也釋虛者無欲也故能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釋虛生仁可詳玩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

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釋形便是實事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

焉更無去處

釋此便是形而上下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

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漆凝金鐵有時而

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

為至實詩云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

釋以至虛為至實要思得之觀太虛生物無測萬古不壞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

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

也

釋只無欲便虛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

來

釋天地是虛若從虛中來天地又一物也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

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
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
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
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均施錯見於四時其當故歷每季中其曰季夏之末者又以四時中言也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

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釋五行在地與五緯在天同運要識

五臟五性五情五事亦是此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

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

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

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

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

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釋此亦約禮之意能知約後則禮無不可定也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

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

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釋此猶是晏嬰為齊之私心若

孔子并其善交亦取之矣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

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

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正者全在九二豕之
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是以
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兩化之若既引之中道
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
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釋於蒙時養正便是機法失此難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
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
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

辨則都無也

釋只其人可欲便是有本以後聖神皆可至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
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
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
必貫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為到其間知
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
其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
用則以大受其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
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
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

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
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
凡寬褊者之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
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
○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
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
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
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
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
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
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
是正當其如此其一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
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
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
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後學問理
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竊
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
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
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
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

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一作其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其只

為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大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

須待歲月至始得

釋此子厚求進於純亦不已之地蓋自受氣受習之時而欲變化之也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

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

顧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

父母顧耕田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

實可樂也

釋民思自遂其欲豈不怨湯未至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

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釋血流漂杵謂紂衆倒戈自

殺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釋此解却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

見其止也知必至者知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

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

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太甲謂之皇極蓋過則便

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

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

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况便

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釋高遠精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

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

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

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

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

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

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釋好惡不可偏廢

好之必不篤惡不仁而不好仁惡之必不切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

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釋禮自外作對樂而言各有所指到樂愛便是自得更奚言內外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釋言不知為人知

而無祿命之受舜禹亦無患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釋緊則幾於化慢則美亦未能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

聞見為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為心若只以聞

見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已

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也窮理

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

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為盡物則是亦

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

其盡心耳釋盡心且知天况物乎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

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

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釋心亨惟有孚

耳故曰
水有信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
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
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
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慮齷齪無由作事
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
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釋只是要人知止見得
固是便坦然無疑也
姑初六羸豕孚踯躅豕方羸得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躅
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忠威伏而
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年不至則失其幾也釋俗說能照
察則不至

著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
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
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釋張子從淺處說
耳若得成已成物

益更道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
未安之又進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
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
謬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
知其際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

長

卷之五

五

五八三

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釋

孟子可以語上下之意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釋賢聖愚不肖根於此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釋纔欲格人心已心已至誠明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五

橫渠張子抄釋卷之六外篇

後學口稱抄釋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

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

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

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

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

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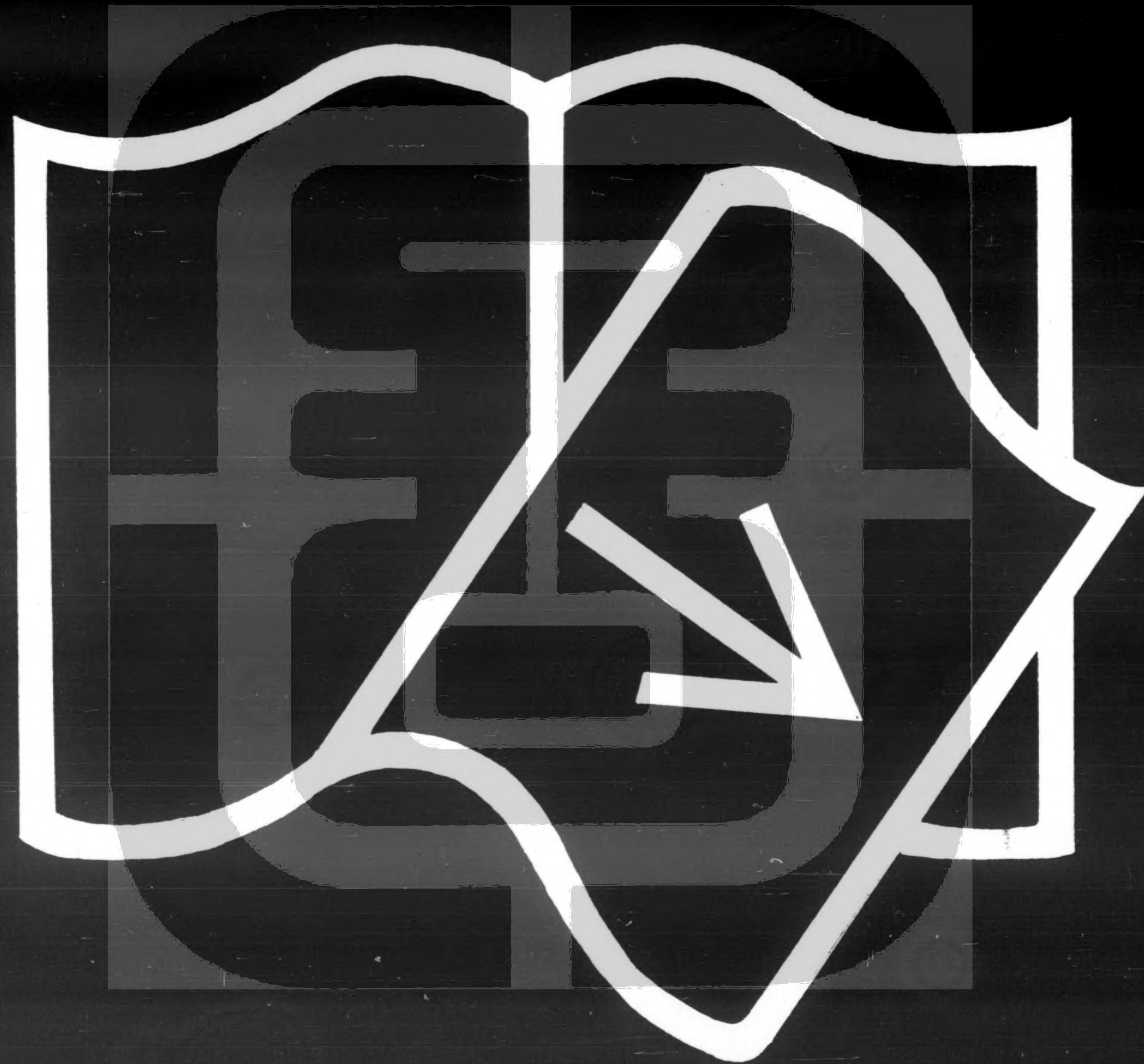
妄矣釋學只在知止則有定不惑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釋此猶是西銘之上旨故孔門專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鎮後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羗蠢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鋹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羗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疆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



原件短缺

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
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
汝礪汝戈汝盃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
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斫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
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
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
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
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
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
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
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為士民
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為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
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
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既殫
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
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
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殺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
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
昔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為已任蓋知浮議強
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歧門

何無任歡欣祈俟之極釋賀啓而全論安危之機及卒之要用其言足保天下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釋惟在上者不欲難此便

是養天下民法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庶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聲病售

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據

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寔弊不傳而七流困窮有至

糟糲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

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顛為身謀而屈其

道習父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知

陰襲為勞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

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

食足取克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

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乎篇觀厥

謀之得失釋義利明便是教天下立法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慮非潰
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
莫不為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
邊為講族問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群以
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
不拘制一役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
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先者也

右清野○釋不惟寇無
所侵亦且民無所患

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設之兵急凡今

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
假外救足以技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
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
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
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
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周守○釋信賞便
是善守之法豈須多

兵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
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
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

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

城各餘萬人為備問其多少之義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

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

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

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神世衡守

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

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

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

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釋省戍而義勇未練速禍尤甚故法在教養後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

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

圖繪稽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

所向習登降時繕完戒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

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

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虞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

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釋

則民有親戚族黨自相救助矣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

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

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設今衆物備具而
 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
 功徒欲自固然尚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
 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
 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
 鍾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求其
 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一作有傷字一而忽之恐卒不見
 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為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
 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
 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闢射神世衡守環州吏

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

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

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

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

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講實○釋不止治兵在

無效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

選用文臣節制為計得矣然寇讐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

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

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

長

秩次遷而得竊為朝廷危之右擇師○釋此不欲以資任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為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

置一役內也不為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無固須精

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

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

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

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釋謹

事愛民守道倫矣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

實於內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

足豈善為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固守以省戍教

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

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

吾敝將無後而制也右足用○釋足用不外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我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

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為所敗故曰警

敗其不以制勝為言者以我虜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

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

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

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一無繼此而

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讐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云

云右警敗。釋警敗只是備之於豫而動之以時與因民似

與蔡帥邊事書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為一無

仁義為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屢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敘陳將恐羽翼既成却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減亂靡有定甚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為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

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與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今日專軌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種謬等所以專擅修築綏州安存嵬名山等投來人口為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

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一作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

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今其國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

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

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為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未欲將本國歲賜分

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為朝廷保守封

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

長... 卷之六... 未信... 四百十五个

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釋為治貴止惡於未萌况西夏久著之惡乎此因幾處事仁義並行利害咸列用之可免後患

泾原路經畧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輔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諱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為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却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畧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其竊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款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哀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却踵前非羽翼既成輒修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并母妻却出一作漢界交

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今諒祚已死其

國中主議之人却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
之後必却有繫送崑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
熾怨况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為邊
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
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
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
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何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
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
有難從之請變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我夷博
易之便自與兵以來益弊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
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
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一作安分不敢妄有求

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
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獸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
忱靜邊塞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暗
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即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
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
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為見即日課利

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為拓土息兵豐

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為輕發必候

擘畫得長次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

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苦西

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卷末甚開納今為西賊

貪噬歲被驅劫徃徃不戰就降甘為臣制然西賊所以不

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

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

臂以為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修一城築一堡未嘗不

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為名口緣分未定而貪未息

也朝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

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南

一帶分疆塹山盡為漢界使人一而曉諭夏國應係今日

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

定摧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為永久其以為平夏之人

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

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

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為之此不

容悉也釋赦景珣不問重博易置都護熟

蕃西復當不令而服惜也未用

經畧司畫一第九

今據隣路關報及諸處城塞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藩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操練得多少來堪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

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隣路或隣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量已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畧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

有心力官員一二人

一本中更知州及各育心力官員三人

尋委恭詳可否

密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公當不悞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

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

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

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

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邀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

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

小特與敷奏不須廣求人數及夾帶徼倖無用之人在內

準備當司勾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

九斗以上一本有射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已來試驗如

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安否或納與請

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手藝並仰籍記姓名

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釋經畧畫一皆時務之急不比宋室可行

雜詩第十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日孜孜焉繼

予乎厥修并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佳兮阻德音其幽幽

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舉昔為之純美兮又申

申其以告鼓弗躍兮塵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

為兮則吾豈敢慳審已兮乾乾鞠歌行○釋鞠歌用騷非屈原所能及其猗蘭龜山

乎之志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且

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

思瓜李安足論君子行○釋君子行借題以發志其所存者遠矣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

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
顛愚何敢與機通
井疆師律三王事
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關天機未始休
衫衣胝足兩何求
魏魏只為蒼生事
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
未分黃閣與青山
事機奕忽秋毫上
聊驗天心語默間

以上送蘇修撰赴闕四首

九天宮殿鬱岩堯
碧瓦參差逼絳霄
藜藿野心雖萬里
不無忠戀向清朝

別館中諸公

聖心難用淺心求
聖學須專禮法修
千五百年無孔子
盡

因通變老優游

聖心

老大心思久退消
個中終日面岩堯
六年無限詩書樂
一種難忘是本朝

老

有喪不免道終非
少為親嫌老為衰
舉世只知隆考妣
切思不見我心悲

有長

土牀煙足紬衾暖
瓦缶泉乾豆粥新
萬事不思溫飽外
漫然清世一閑人

林士

芭蕉心盡展新枝
新卷新心暗已隨
願學新心養新德
旋隨新葉起新知

芭蕉

貝母階前蔓百尋
雙桐盤遶葉森森
剛強顧我蹉跎甚
時

欲低柔警寸心具母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

年聊用勉經師

題解詩後。釋諸絕句義皆在題外。而王道聖學皆可詠而求也。

呂與叔撰行狀第十一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佑初見程伯淳正叔

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
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
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
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
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
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
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信反
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

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釋伊川嘗言表叔與某兄弟學問相同處

則有之若言聞道於某兄弟則未此可以補行狀之未備

程氏家學

卷之二